

# 天津此地曾有座圆通寺

侯福志

翻开1914年的《京兆武清县地图》，在今武清区黄花店镇北部的甄营村北、杨营村南，曾有个叫“朱岗营”的村庄。现如今，这个村庄已不复存在了，但在当地人的记忆里，那里曾有座圆通寺，却是一个永远的存在。

朱岗营原是一个很小的自然村。1939年永定河由堤南迁流到该村附近，朱岗营即被大水淹没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村民全部迁往南侧的甄营村。据1927年出生的刘志平老人回忆，上世纪40年代，这个村庄旧址仍有一条废弃的大街，街中心还保留一处占地十余亩的寺庙。这座寺庙叫圆通寺，当地人称朱营(爷)庙。它坐北朝南，有庙台和院墙。院内有前殿和后殿，其中前殿3间，后殿5间。另有西厢房10多间。有住持及三四名僧人在



一道风景。

据1940年出版的《河北省武清县事情》一书载，甄营圆通寺，逢农历二月十八、十九日为庙会之期。另据刘志平回忆，“在我小的时候，每至庙会的时候，北京、天津等

地的买卖人，就从四面八方赶过来，他们提前在有利的地方搭好了席棚，把商品或食摊摆在明处，庙会开始之前，商贩们就把寺庙周围的空地全都占满了。待到了庙会的正日子，寺庙内还要唱戏、跳花会。人们除欣赏表演外，还可以吃到很多美食，如切糕、驴打滚、糖堆等”。

刘志平出生于甄营村。他是一位小学教员，同时擅长绘画、书法。上世纪30年代中后期，他先后在本村的乡立初小、区立黄花店区小学上学。高小毕业后，投考北京私立艺文中学。上世纪50年代，他回到家乡后，曾在渔坝口及甄营小学教

帮商人将浙绍乡祠予以重修并扩大，称作浙江会馆。会馆还开办了浙江学校。1970年会馆被拆除，建为民房，形成一条实胡同，称为乡祠庙内。

江苏会馆在老城里仓廩街，由旅津的江苏籍商人所建。光绪二十年(1894)建成，翁同龢书匾，会馆的楼内社戏台，台下为散座，楼上三面包厢，为同乡聚会及戏班演出用。光绪三十二年(1906)，江苏会馆在馆内开办江苏公立旅学，1910年前后停办。1937年，江苏会馆曾拟再办学，因经费拮据而未成。1948年6月18日，成立江苏旅津小学校，校址在第八区东

先生的一幅大气磅礴、铿锵有力的《天道酬勤》横幅。整幅作品则像是一首抒情诗、一幅抒情画，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。《天道酬勤》的横幅，使我感到书法艺术竟有如此大的魅力。我认真仔细揣摩，觉得它意蕴深沉，回味无穷。这里面蕴藏着什么呢？是力量！是生命力！

刘炳森潜心研究我国历代书法大家真迹，非但诗文绝世，彪炳青史，而且逸才纵横，文以书传。其书法艺术造诣精湛，孤傲、刚毅、雄强。其意多于笔，趣多于法，趣在法外。其书法艺术中蕴藏着意惊灵巅、石破天惊的艺术魅力，令人挹之而源不穷，咀之而味愈长。

刘炳森思维敏锐、眼界开阔、志向高远、个性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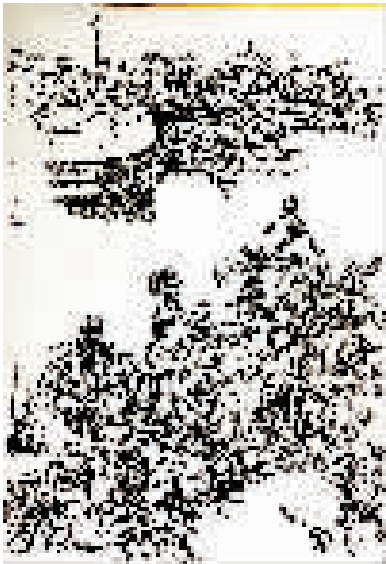
文，业余时间教授绘画和书法。渔坝口村的农民画家王明奎，就是他的门生。

2014年，圆通寺最后一位健在的僧人陶发(甄营村人)，一度有复建圆通寺的想法，于是就请刘志平老人为圆通寺绘制了一幅图像。刘志平在调研的基础上，结合自己儿时的记忆，很快绘制完成，使人直观地感受到这座古刹的全貌。老人曾向笔者展示了这幅图像。除图像本身外，老人在画像的左上方，还撰写了题记：“为顺应民意，追念古老庙宇朱岗营，永怀不忘，今集思写下。时在2014年，刘志平写意。”

上世纪50年代，为抗旱打井之需，甄营村将圆通寺的前后大殿拆除，人们用拆下的青砖，修建了10口水井(分属10个生产队)。待后来，砖塔、厢房也被人们拆除掉，原址逐渐变成了耕地。一座具有数百年历史的古老建筑，从此在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。

门里仓廩街36号。

江苏会馆也是天津老城的一处革命遗址。五四运动爆发后，“天津学生联合会”“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”成立大会便是在仓廩街的江苏会馆内召开的。



建造者 刘 樱

相声发源于北京，发祥于天津。说在天津发祥，有一个重要原因：即天津率先成立了两个专演相声的小剧场——连兴书场和声远茶社。这两个始于天津、专演相声的小剧场，被业内称为两个“相声大本营”，二者既促进了相声繁荣，也带动了各地小剧场的发展。

清光绪三十二年(1906)，善善任京帅步军统领时，认为相声“谤圣毁贤”。以九门为界，不允许相声演出，大部分相声艺人为糊口只能来到天津“撂地”。天津人接纳了相声艺人，并认为这个“玩意儿”很儿，随之又将以“撂地”为生的李德钊(艺名“万人迷”)接入四海升平剧场。这是相声第一次走进剧场。由于在天津能挣钱，马三立的父亲马德禄、郭荣启的父亲郭瑞林、相声艺人周德山等陆续到了天津。但能去剧场和电台演出的只有李德钊等少数人，大多数艺人仍在“撂地”，过着“刮风减半，下雨全无”的生活。他们希望能有个遮风挡雨的演出场所，以期有比较稳定的收入。1938年，马德禄、周德山等人看中南市东兴市场内一处平房，认为在那里可以演出，能容纳观众130人。正巧，一位名叫史素珍的有识之士看好相声业前景，由他出钱与众艺人合作经营，

由此成立了连兴书场。由马德禄、周德山“掌穴”，并以郭瑞林、于福寿、马桂元、于堃江、高桂清、刘桂田、焦少海、高少亭等为主要艺人阵容。这是全国第一个相声大本营，也是第一个专演相声的剧场。后来，马三立、郭荣起、尹寿山、阎笑儒、高笑临、马四立、赵佩茹、孙少林、耿宝林、史文翰、连笑昆等陆续进入，业务越来越兴旺。直至上世纪60年代，该剧场才被更大的剧场所取代，停止演出。

上世纪30年代，第二个“相声大本营”在河北乌市大街小马路16号建立，即声远茶社(具体日期已无从考证)。该茶社是六间半平房，能容纳观众140人。由有识之士刘永椿投资，联合相声艺人杨少奎等人共同经营，并由杨少奎

“掌穴”，主要艺人有刘广文、刘奎珍、冯子玉、张宝茹以及来自连兴书场的部分艺人。这两个“相声大本营”推动了专演相声的小剧场的建立，1938年艺人常连安在北京建立启明茶社，开始是演“什样杂耍”，1940年改为专演相声。后来又有了济南的晨光茶社及京、津、东北各地相声剧场的建立。“相声大本营”能够推动“小剧场”发展，有独特的经营及管理模式。咱下篇讲。

## 曲坛逸事 「大本营」和「小剧场」

孙福海

## ●会馆在津门之四

### 江浙人曾建会馆

章用秀

明末和清代早中期，一些江浙人士落籍天津，或经商，或为官，或作幕，天津的冯氏、章氏、姚氏、穆氏、严氏、刘氏、陆氏等大户人家，乃至李叔同家族，其先祖均来自浙江，尤以绍兴人居多；天津的华氏、卞氏、冯氏、李善人等大户人家，其先祖来自江苏。当年，浙江人和江苏人都曾在天津建有会馆。

浙江会馆在老城里户部街，会址原是明代镇仓关帝庙，后废弃。清康熙七年(1668)(一说康熙四十三年，即1704年)，浙江绍兴籍人那里建了一座绍兴乡祠(或称浙绍乡祠)，内有戏房三间、戏台一座，为酬神及同乡聚会演出用。

清中晚期，浙江来天津经商的人日趋增多，因以宁波人较多，故又称“宁波帮”。他们与闽粤潮商人一样，由海路运货往来宁波、上海、天津之间，每到春天北上，冬天南返。运来天津的多为茶叶、毛竹、纸张、明矾，绍兴酒、瓷器等。经上海时，装上日用工业品和粮食。南返时运药材、核桃、红枣等干货。有些人则在天津成为坐商，经营绸缎呢绒、金银首饰、钟表眼镜、西装、洗染、南味等。著名的宁波帮商店有金银首饰店物华楼、恒利，绸布店老九章、大纶，钟表店眼镜店慎昌、大明、美华利，南味店稻香村、冠生园等。

光绪八年(1882)，宁波

## “刘体隶书”的“力”

郭大光

刘炳森是个慈悲善良、知足常乐、不忘本的人。他前半生历经坎坷，童年过的是孤儿寡母的清苦生活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经受过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政治压力。他曾多年靠每月48元的工资维持一家六口妻儿老小的生活，债台高筑，曾为常态。为尽孝道，照顾寡母，他按老人家心愿在老家娶了亲，并将妻子留在母亲身边，朝夕奉养。他一人在北京过着极清苦的生活，而贤惠的妻子则为他分忧，承担着孝敬母亲、教育孩子的重任。

直到20世纪80年代，刘炳森终于苦尽甘来。虽然经济情况有所改变，但刘炳森这个人没有变。刘炳森的书斋画案上总放着一沓用过的餐巾纸，这是他在外就餐用过过后叠好带回来蘸墨用的。好友跟他开玩笑：“炳森兄，您这么大的著名书法家也太抠了吧！至于吗？！”刘炳森听着朋友们的调侃，却不以为然，笑着回答：“这纸吸水性好，可蘸墨二次利用‘变废为宝’。”

1999年，我在一个大型书画拍卖会上，看到刘炳森

明，创造出中国当代书坛奇葩——“刘体隶书”。“刘体隶书”透露出，甚至可以说“放射”出一种强烈的生命“力”，同时也彰显出一种人格的、精神的、道德的“力”。

字如其人，刘炳森先生人格、人品亦有口皆碑。有一次，武清区政协为区残疾人基金募捐遇到困难，刘炳森知道后主动请缨，率领武清籍在京乡友书画家来家乡义写义画义卖。刘炳森先生带头挥毫上阵，经过诸位艺术家齐心协力近五个小时的创作，最后义卖所得38万元，当场全部捐给武清区残联，令在场的残疾人朋友热泪直流，深致景仰。

## 津沽文丛

记刘炳森先生之三

## 渔家船号船歌

么庆旺

我生长在三面环水的塘沽于家堡小渔村。1944年，我读小学时，几乎每天都遇到扛着抢网杆等渔具的渔民。他们走在泥泞的小路上，有时嘴里还哼着渔家小曲。有一次，我放学回家，迎面来了一对年轻夫妻，男的提着鱼兜，女的抱着小孩，一边走一边唱：“鱼儿飘在海空，鱼儿藏在水中……”我听了很纳闷，这首《渔光曲》是我们学校刚教唱的新歌，他们怎么会唱呢？于是，我追上去问个究竟。男的说他原在山东烟台老家当音乐教师，舅父在西沽开鱼店，养着几条船。因年景不好，其一家老小只好来投奔舅父。我喜爱唱歌，尤其听到渔家船号和船歌，就心潮澎湃。那时，我每天放学后，常跑到海河边，去看往来的渔船。船儿扬帆起航时，伙计们在船老大

的一声呼喊下，扯开嗓门：“兄弟们哟，拉起绳哟，嘿哟嗨！打起锚哟，扯起帆哟，嘿哟嗨！打豺狼哟(指日本鬼子)，跑顺风哟，嘿哟嗨！”随着一声连一声洪亮的号子，船儿驱散了飘绕于水面的水雾。

起风了。撩起的沙尘拍打着我的面颊，双眼仍望着那一排排远去的渔船。此刻，耳边又传来了一首粗犷的情歌：“水雾蒙蒙不见天，大浪滚滚不见船。离开佳人不见你，好像离开几十年……”这时，听见渔民的大笑声，岸上的人也跟着大笑，随后渔船上又唱起：“流水流呀，流水流，乘风破浪过沽口，渔家撒网鱼满舱，农夫播种盼丰收……”这些来自踏海戏浪的劳动歌声，唱出了渔民们起航出海的心声。

如今放眼海河两岸，到处呈现生机盎然的景象，古老的于家堡已建成世界闻名的金融区。然而，那一首首船号船歌，一直镌刻在我心中。